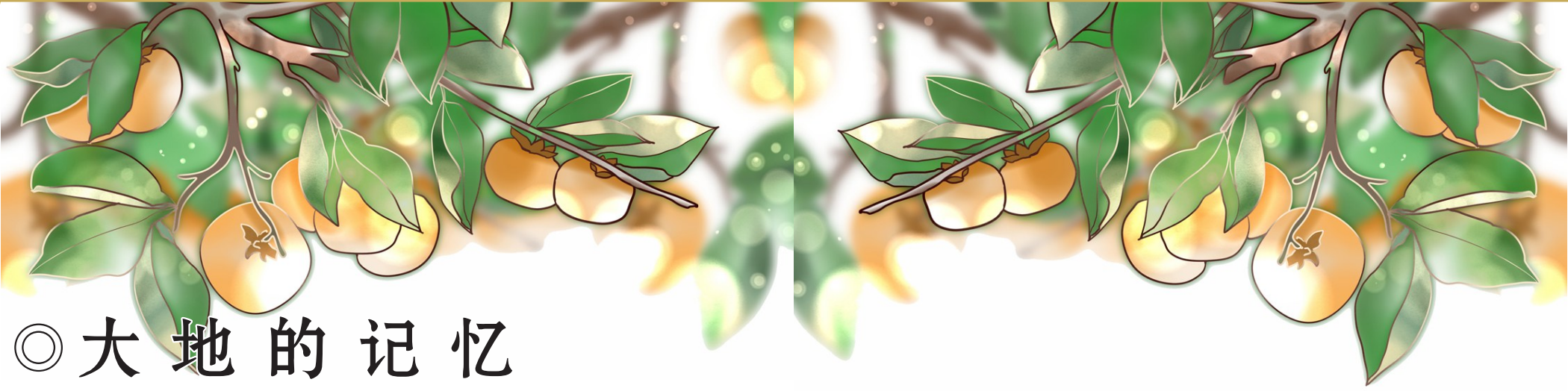




◎大地的记忆

□李俊涛

一年多来,我去过几次考古现场,了解了考古工作者的日常后,第一次感觉:我们脚下沉默无言的大地,在承载世间万物生生不息的同时,还在用自己独特的存储方式,记录古往今来的一切。

河南是全国文物大省,地下文物数量位居全国第一,地上文物数量位居全国第二。作为河南省历史文化名城,许昌的地下文物资源也非常丰富。据近年来的考古统计,在出让的开发土地中,近 40%会发现古墓葬或者古文化遗址。

所有出让的开发土地都会进行强制性的文物勘探。文物勘探的第一步是在开发的土地上每平方米用探铲打一个探孔。每个探孔深浅不一,可都要打到未被人类搅动过的生土层。生土层是相对熟土层而言,在考古工作者的眼里,大地哪怕在历史上曾经被挖过一铁锹,都会留下痕迹。

生土层的土,质地均匀,色彩一致,如同没有被书写过的白纸。熟土层的土则质地、色彩各异。耕种过的土地有着属于自己的特质。一块土地上挖了一个坑后,立刻又用坑里挖出的土填埋回去,坑里的土与周围的土相比仍会发生变化。如同衣服破了个洞,拿同样的面料补了,手艺再好,我们还是能看出那是个补丁。因此,古墓葬发掘前,考古工作者就能判断出是否已经被盗掘。盗洞即便用原来挖出的土填埋了,可这些土与盗洞四周的土相比,连续性还是中断了。古墓葬发掘之前,考古工作者要先在地面上画出地下古墓的轮廓,他们管这个过程叫“卡墓”。通常都“卡”得非常准,还是那句话,挖过的土和没挖过的土明显不一样,通过“卡墓”显示的形态,就基本上能判别出墓的朝代。

古墓葬的发现除了探铲触碰到了砖石,更重要的是发现了灰土层。灰土层是埋在地下的棺槽糟朽之后形成

的灰色土层,通过灰土层就能准确找到棺槨的位置。

古墓葬展现的是古人逝去后的世界,古文化遗址则是古人生活的全景式展现。古文化遗址的发现,除了古人生产生活器具的发现,更重要的是找到古人盖房行夯的地基和放置厨余垃圾的灰坑。行夯的地基形状规则,土质更加致密。灰坑颜色浅黑,古人的厨余垃圾很大一部分是柴薪燃烧之后灰烬,即草木灰。这些草木灰长时间在一个地方集中存放,几千年之后就成了灰坑。

我最近去看的一处正在发掘的文化遗址位于市区的一条河边,多个文化层叠加,初步断代是从商周到唐代。唐代的墓葬中发现了三彩俑和服侍俑。商周的文化遗存则是一个生活场景,发现了地基、水井、灰坑和众多生产生活用具。如陶甗,看起来像个平底锅,可底部钻了很多孔,是先民们煮食物的炊具。它的发现说明华夏的先民至少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就学会了

用煮的方法获得熟食。

还有陶豆,圆形底座上立着一根圆柱,圆柱上托着一个小盘子,大小接近我们今天在饭店吃饭时面前摆的小碟子,是流行于新石器时代晚期至汉代的餐具。它应该是分餐用具,从当时的炊具看,一次不可能只做这么一点,两筷子就夹完了。陶豆在作为炊具使用的后期又发展出了一种新的实用功能——灯具,在上面的小盘里放入油脂,灯芯,成了一盏油灯。这种灯叫豆灯,名字记载了它的起源。陶豆的灯具功能一直延续到当代,几十年前,我们还能在乡村看到这种形制的灯具。

商周的生产用具中发现了蚌镰,就是用大的蚌壳磨制的镰刀。蚌镰刀部有细密的锯齿,我用手触摸了一下,依然相当锋利,令人对当年磨制它的先民肃然起敬。蚌镰在商周时期的农业生产中广泛应用,用于收割谷子和高粱。

蚌镰的发现说明遗址周围出产这

样大的蚌,近而说明作为颍河支流的这条河已经流淌了几千年。事实上,在遗址的众多灰坑里都发现了大量的贝壳,说明河鲜是当时生活在这里的人们的重要蛋白质来源。先民们逐水而居,正是流淌在许昌大地上的这条古老的河流,吸引了远古时期的许由部落、大禹部落,葛天氏部落定居于此,一代代繁衍生息,让许昌的历史如此久远。

在遗址的考古现场,考古人员每发掘几十厘米,就会仔细整理出来一个平面,用刷子轻轻地刷出土壤的断面,然后对土壤的质地、颜色等仔细观察,沿着大地留下的信息存储路径,找到那些尘封的往事。这里没有“盗墓笔记”和“鬼吹灯”的传奇,只有后世来赴一个千年万年之约的虔诚。

深沉宽广的大地记忆着古往今来,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神秘的悖论——所有的掩盖都在为抵达真相提供路径。

◎办公室里的女人

□王自亮

办公室有两个女人。
办公室女人是不容易的。一方面要担起家庭的担子,另一方面又要做好办公室的工作。她们与男人一样,不,她们比男人要付出更多。
办公室女人是强悍的。当任务来临时,她们没有犹豫,没有后退,而是狂风风火火。一个女人承担着扶贫任务,忙完单位忙村里,哪怕头天晚上忙到十二点回家,第二天早上仍然会早起跑步。朋友圈的照片里,总是见她面带微笑,向阳而生,像一朵灿烂的向日葵,充满活力,充满希望,身后是蓝天白云、绿水青山,一切都是光灿灿的模样。她说活干脆利索,做事风风火火,却有一颗豆腐心,见不得一些苦难,见到一点儿伤心的事就会眼红,甚至听到一些可怜的事,就会心里难受。我常常想,这是一个内心多么强大、多么富有力量和

激情,又充满柔情的人啊。

另外一个女人看上去柔柔弱弱的,玻璃人一样,整天嘻嘻哈哈的,没有一点儿烦恼。但是,真的有了任务,在几百人的大舞台前她指挥若定,协调处理问题,从容不迫,乱如麻团的事务,都能被她理得井井有条、恰到好处。她也最会运用女人的温柔,那种以柔克刚的劲儿常常令人自叹弗如。

办公室女人是柔弱的,说哭就哭,说笑就笑,悲伤时流一阵泪,可立马又雨过天晴、云开雾散,什么事都没了。她们又是坚强的,都有自己的目标,都很清醒,懂得去享受生活,走好自己的路。她们有点儿小糊涂,有时会为了一件衣服、一个包包朝思暮想,三番两次领人去看,甚至明知挨宰也要买。可是,她们又那么清醒,别看不事透明得跟玻璃人一样,又能把什么都看透,哲人一般,从现象到本质,遇到事情条分缕析、抽丝剥茧,

比男人还理智。

这就是女人,永远是这个世界上最奇怪的生物,有时情绪化得让人莫名其妙,有时清醒理智得让人称奇。
有了女人,办公室经常是热闹的,柴米油盐、家长里短、鸡毛蒜皮的,老公、孩子、朋友、同事都是她们的话题。特别是孩子,孩子跌倒了,孩子哭闹了,孩子生病了……哪怕是芝麻绿豆的事,也被她们反复咀嚼,滋味无穷。提及孩子,她们就像一朵花,枝枝叶叶都舒展开了,眼睛里都闪着柔情,嘴角都漾满了笑意。她们是好母亲,哪个母亲不把自己的孩子当成生命呢?她们最欢喜的事,也是多陪陪孩子,在孩子的成长中烙下痕迹。除了孩子外,还有一样,就是老公。她们爱自己的家庭,当然也爱自己的老公,说起来话里话外都是抑制不住的欢喜,让人感觉,拥有这样的老婆,那男人该是多么幸福,甚至心里不自觉会生出一丝妒意。

女人是爱美的。美是女人最大的渴望。有了女人,办公室就多了花草草。桌上摆的是一帆风顺,绿绿的叶,花开时节,白色的小花从绿叶中探出来,奇的是那花又是筒状的,里面有一根金黄色的棒状的花蕊,真的像一页页白帆呢。还有绿萝、吊兰,窗前再放几盆大的花草。有了这些花草,办公室里便生机勃勃、绿意盎然。每当有人来,就会感叹:“呀,这么多花草。咋养得这么好?”其实,这些花草多是别的办公室淘汰的,原本要被扔进垃圾桶,被她们捡回了办公室,没想到起死回生,越长越好。大概女人与花草天性相近、惺惺惜惜吧。前些日子,女人们又去花草市场买了些花,有玫瑰,有康乃馨,还有一束情人草,红红黄黄的,插在瓶子里,放在桌上,让办公室生动了不少。有人来,就笑着对其中一个女人说:“这花似你的气质,狂野!”

办公室多女人,自然就招女人。

三个女人一台戏。女人来了,总有说不完的话、逗不完的乐。特别是提起美容和服装,更是兴致高涨。谁穿了新衣服,染了指甲,文了眉,种了睫毛……叽叽喳喳议论半天。“好看,咱也去试试。”有女人说。说去就去,毫不犹豫。可说了要走,忽然谁又想起什么,附耳说起了悄悄话,一脸神秘。于是,刚才的话题又全忘了。女人真是善变和健忘啊!

办公室如此热闹,就苦了旁边的男人。男人本就不会说话,这下就更闷头不语了。有女人忽然醒悟,就问:“我们说话你不烦吧?”男人就觉得有点不好意思,说:“你们说吧,不影响,只要我不影响你们说悄悄话就好。”其实,这算什么呢。生活在女人和花草之间,每天看着女人和那些花草,本就是一种幸福。或者说,女人就是一朵花,正需要绿叶来配呢。如果没有了女人,办公室该是多么沉闷和冷清啊。

◎舅舅的书法情结

□姚绍

舅舅今年 87 岁了,可眼不花耳不聋,精神矍铄。每天练字是他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,掂起笔来,气不喘,手不颤,挥毫泼墨,潇洒自如。
在我的印象里,舅舅有两大爱好:一是爱吃肉,肉锅里的老汤几十年了,那味道好极了;二是爱好书法,50 多年了,每天坚持写写画画。每次到舅舅家,他总会把煮好的肉切成薄片,递给我,说:“尝尝我今天煮的肉,味道怎么样?”说实话,很多时候我都觉得味道有点儿淡。尝过肉,他饶有兴致地拿出自己新写的字,问我写得怎么样。我一个劲儿地说:“写得好,美。”这是真心话。于是,我俩就开始聊书法。舅舅写的是狂草,习的是怀素体,有的字我这个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、当了多年语文老师的人也认不出来。这时候,舅舅就给我背草书口诀,什么“草圣最为难,龙蛇竞笔端。毫厘虽欲辨,体势更需完。有点方为水,空

挑却是言……”然后,拿出那本比砖头还厚的《中国书法大词典》来,逐字比对。字帖中的同一个字,有王羲之的,有张旭的,有怀素的。第一次看时,我很惊讶,一个汉字竟有那么多种写法。

我不懂书法,从不敢妄加评论。我欣赏舅舅的书法作品,一是远观:整幅作品,有的字如行云流水,浑然天成,给人以美的享受;有的字似大河飞瀑,奔涌而下,气势磅礴,给人以震撼之感。二是近看:去细看每一个字,或大或小,有争有让,无不气势充沛,充满了意象与夸张,给人的感觉是恰到好处、美到极致。

听舅舅说,他爱上书法由来已久。舅舅上小学时,是用毛笔写字,对毛笔字有一种独特的感情。真正爱上书法,因为一次偶然的相遇。那次舅舅去南京出差,亲眼看见了书法家林散之当场挥毫泼墨,对他震撼极大。他当时就觉得,毛笔字写得好看直是一种艺术。回来后,他就开始练书法。这一练,如离弦之箭,一发不可收。

记得有一次,舅舅从杭州出差回来,见面后兴致勃勃地对我说:“这次收获特别大。”说着,他就拿出了那本《中国书法大词典》。当时,书法工具书很难买,舅舅高兴地对我说:“这本书我找了很多年,每次出差到一个地方,书店是必去的,这次终于找到了。”这本书他翻了多少遍,无人知晓也无法计算。如今,这本书被翻成了厚厚一摞活页,很难再装订起来,可依然被舅舅当成宝贝珍藏。走进他的书房,第一眼就能看到书案上那些发黄的字帖。

人们常说,文如其人,字如其人,这话不知到底有多少科学性,可套在舅舅身上挺合适。他的草书可谓狂放不羁,提笔挥毫,奔放流畅,随手万变,如疾风骤雨,一气呵成。但是,他的字严格按帖来写,中规中矩,有节有度,夸张而不失真,变化而不离体。他常说,草书离了体,神仙不认识。

每次欣赏舅舅的作品,就会想起他的为人处世。舅舅是一名税务干部,不贪不占,一身正气,两袖

清风。记得有一次,舅舅不在家,家里来了一位客人,送来的礼品是一块牛肉和一壶芝麻油。当时物资匮乏,这算厚礼了。舅舅从单位回来见到礼品,暴跳如雷,与舅妈大吵了一架,非让舅妈把礼品退回去。但是,不知名不知姓不知住址,退给谁?舅妈委屈地哭了一场。第二天,舅舅把礼品带到单位,让工作人员想办法找到了送礼的人,退回了礼品,还教育了那个人。舅舅经常跟我讲,做人不要占别人的便宜。他给我讲过一个小故事。有一次他去买羊肉,羊肉五毛钱一斤,他买了一元钱的,付钱后卖肉的用报纸把肉包好给他。中午在单位洗肉时,他发现那一元钱裹在包肉

的要小聪明。后来,我以此为素材,写了一篇小小说——《一元钱》,还在报纸上发表了。

舅舅常用废报纸练字,报纸上写满了,写得发黑了,就晾干再蘸着清水写,字迹亦清晰可辨。数九寒天,一天夜里,舅舅已上床睡觉,忽然想起某个字如何写才好看,当即起床,连内衣都没顾得穿,只披了件大衣,在书案上写写画画,一练就是几个小时,直到满意才躺回床上。舅舅常说,狂草的笔法和结构毫无定式,每一次创作,每一个字都会随机而变,要心在笔端,意在笔先,前呼后应,笔断意连,不能有混乱缺漏之嫌。

舅舅生活简朴,不事张扬,近年来创作的书法作品日臻成熟,多次参加展览,有的还拿了奖。但是,在成绩面前,他从不满足,每幅作品都精益求精。舅舅有个特点,一般情况下不在外边随便写字。有朋友向他索字,他会把要写的字认真琢磨,力求完美。

愿舅舅的晚年生活像他的书法作品一样精彩,如晚霞一般灿烂。



平凡善举

□靳小龙

母亲有病住院。一间病房三张床,母亲在最里面的一张,中间床上是一位大姐,外面床上是一位和母亲年龄差不多的大姐,有位大叔在陪护。

我们刚把行李放到床上,中间床上的大姐便亲切和我们打招呼:“先歇一下,待会儿行李可以放在门口的橱柜里,日常用品放在床头柜里,出了房间向北走有个开水间,从早到晚都有热水……”我赶忙道谢。大姐说:“住在一个病房里,相互之间有个照应好。”

到了午饭时间,母亲还在输液,我和姐姐商量着给她买点儿什么吃的。这时,正在看手机的陪护大叔告诉我们:“病房楼右前方 3 号楼二楼有卖各式各样饭菜的,想吃水果了,医院东门口有两家水果店。”我微笑着向他点了点头。

正逢饭点,电梯间站满了人。站在我前面的一位大嫂背着一个鼓囊囊的背包,左手拎着一个包袱,右手拎着一个塑料袋,脚旁还有两提饮料,看样子是要出院。旁边一位大爷热心地问:“一个人拎这么多东西,家里其他人呢?”大嫂说:“车在医院北门外停着,我家那位拎着其他东西先过去了,让我在病房里等他。我看就剩这些东西了,一个人也能拎着,就打电话让他在车上等着我。”

我心想,病房楼离他们停车的地方还有一段路程,等会儿要帮这个大嫂一下。电梯门一开,身旁一位 20 多岁的小伙子对大嫂说:“我的车刚好在北门附近停来,顺便帮你提着饮料……”

一句热心的问候,温暖心扉;一个善意的举动,充满关怀。正是大家的爱心善举,让我们的社会变得越来越温暖、越来越和谐。

重 阳

□王芙蓉

秋阳正暖,菊正好。翻开日历,发现不觉又要到重阳节了。

这个传统节日虽然存在已久,可我多年来却少有关注。在我的意识里,只要父母健在,自己就永远是长不大的孩子。我们只知永无止境地享受这种天然的亲情关爱,却忘却了我们的父母双亲也会在岁月的流转中日渐衰老。前些日子,趁着国庆节放假,我回家看望父母。帮父亲整理书房时,我看到书桌的玻璃板下压着父母年轻时照片。照片中的父亲俊朗挺拔,母亲明眸流转笑意盈盈,他们的模样和如今简直判若两人。那一刻,我觉得父母变老或许只是转瞬之间的事情,逝去的光阴中我是如此粗心大意,一直都没有发现这些变化。父母真的老了,我们却还以各种借口忘记对他们的关爱和陪伴。想到此,我愧疚不已,忽然很感谢有重阳节这样的节日,让我们可以以爱的名义,去关注、关爱、陪伴我们的亲人。或许,正如龙应台在新书《天长地久》中所言:因为人生的聚散有定额,人生的散有期程,你无法索求,更无法延期。

又到重阳节了,真的该回家看看父母了。陪伴是给父母最好的礼物,子女此生唯一能给父母的,只有陪伴,且就在当下。因为,人走,茶凉,缘灭,生命不等候。因为我们和亲人也只有这一世的缘分,下辈子未必能遇见。或许,唯有彼此珍惜,爱才会永恒。因为这个世界没有任何的天长地久,我们必须把片刻当成天长地久,才是唯一的天长地久。

时光如水,聚散随缘。深深的情,浅浅说;长长的路,慢慢走。愿时光能缓,愿亲人不散,愿我们能在有限的光阴里善待每一位老人,愿我们和我们爱着人都健康幸福。如此足矣!

